



王力译文集

(七)

王 力 译

中华书局



王力全集 第二十四卷

王力译文集

(七)

王 力 译

中 华 书 局

目 录

卖糖小女	2469
著者小传与本剧略评	2471
正文	2473
我的妻	2581
著者小传与本剧略评	2583
正文	2585
爱	2689
著者小传与本剧略评	2691
正文	2693
伯辽賚侯爵	2753
著者小传与本剧略评	2755
正文	2757
恋爱的妇人	2835
著者小传与本剧略评	2837
正文	2839
佃户的女儿	2921
著者小传与本剧略评	2923
正文	2925
绝交的乐趣	2995

卖糖小女

[法]嘉禾 著

剧中人物

男

费理湘·俾达利特——画家,简称费

赖丕斯多——巧古力糖商人,简称赖

保罗·诺尔孟——互助部职员,简称保

曼加稣——互助部经理,简称曼

杜披先生——互助部职员,简称杜

爱克多·巴甫查克——伴霞民之未婚夫,简称爱

班克莱——汽车夫,简称班

布瓦西先生——互助部职员,简称布

嘉西米尔——互助部职员,简称嘉

约翰

一个伙计

女

伴霞民——赖丕斯多之女,简称伴

玉荔——保罗之女仆,简称玉

罗赛德——费理湘之情妇、模特儿,简称罗

佛罗丽思——曼加稣之女,简称佛

(扮费理湘者,须稍带马赛口音)

著者小传与本剧略评

嘉禾(Paul Gavault),生于1860年,擅长于滑稽剧。他的著作里很有韵致与真理。他的杰作是:《灵异的儿童》(l'Enfant du Miracle, 1903);《淑赛德小姐,我的妻》(Mademoiselle Josette ma femme, 1906);《亢佛陇的姨妈》(Mataute d'Houffleur, 1914);《卖糖小女》(La Petite Chacolatière, 1909)等。

《卖糖小女》于1909年10月23日第一次在文艺复兴戏院开演,大受观众欢迎。此后常在奥迪安戏院开演,很能卖座。所以几乎每周开演一次,甚或二次。最近开演日期为5月21、26两日。

译者从前所译,都是法兰西戏院所演之剧本。然而奥迪安亦国立戏院,与法兰西戏院齐名,不宜忽略。所以先择其最常开演的一本译出,以后尚当陆续选择。

译者

十九年七月三十一日

第一幕

布景 台上表现胥西的一所乡间小屋的楼下。胥西乃是里昂林边的一个小地方。这楼下的房间颇宽，成为作业室的形式，房的右角有宽阔的火橱，台的第一行有门。左边有楼梯直通回廊，回廊的左边角上，正对两个卧室。台的后方有正门下临花园。时在晚上十点半钟。下次布景时，红日已升，在左边向后方的玻璃望过去，遥见一路直达安得利。楼梯下有一门通厨房或副厨。家具简单而文雅；这一种特别的野趣，一看即可知是巴黎人在乡间小住的地方。桌子在室之中央。谈话处在火橱前。

第一出

出场人：保罗、费理湘、罗赛德、玉荔。

打牌。保罗、费理湘、罗赛德依次把牌打出，玉荔举手，犹豫良久。

保（向玉荔）请您打吧……不拘什么，只打出来就是了……

玉也罢！……花！^①

保（生气）我早就料定您打花！

罗 我要了……现在我打两个角头。

① 牌有四种：花、枪、心、角（Trèfle、pique、cœur、carreau）。

费 这么一来,我们有一圈了。

保 (向玉荔)您为什么打花? 难道您没有心了吗?^①

玉 怎么没有呢? ……我有心的三点与两点。

保 三点与两点,岂不是最大的了吗!? ……我们收起了两场,赢过了两次……唉,不行,您这么一来,真令人灰心。

玉 我学会打牌还只有十五天之久……怪不得我打错了……您错的也不止一次呢!

保 我吗?

玉 是的,是您。而且费理湘先生也一样……罗赛德姑娘错得更多! 您晓得,我是不让人欺负的。

保 也罢。好的。我口渴得要死。你呢?

费 我也不辞一饮。

保 (向玉荔)请您给我们拿一瓶啤酒来。

玉 (把钱摆在桌上)我就去,但是我一定要与您说明:这一圈是我弄输了,不错,然而昨天晚上您拆散了心,却累我输了两法郎七十。您我两清了。(出)

第二出

出场人:保罗、费理湘、罗赛德。

保 她变成要不得的了。你们听见她回答我的话头吗?

罗 是您先开口的啊。

保 就算是我先开口! ……总而言之,她是我的女仆。

费 我不同你说,但是你这样冲撞她,乃是你不对。

罗 结果她会不再打牌了的。

费 你到这么一个地方来过假期,假使我们没有你的女仆凑成四家打牌,我看你晚上怎样消遣。

① 这种牌戏只分两方面,保罗与玉荔是一方面,罗赛德与费理湘是一方面,所以保罗怪玉荔打错了牌。

保 亲爱的,如果你讨厌我这里……

罗 您分明晓得他不讨厌的啊……

费 对不起……对不起……这里实在不开心……但是你很晓得我不能领罗赛德到别处去,因为我没有钱……

保 但是,我的亲爱的费理湘,我的意思不是说……

费 我不晓得你的意思要怎样说,我只晓得你已经说出来的话。你说:“如果你讨厌我这里……”好,我就答复你:“纵使我讨厌你这里,我也不走,因为我与罗赛德需要乡村的空气。而且,你虽则不很殷勤,你毕竟在胥西有一所小屋子,在里昂林边……。”

保 在这小屋子里,我很喜欢款待你,你很知道的。

罗 所以我们很感激。

费 假使我们不住你这卧房,你有什么用处?岂不是空着?

保 当然啦!

费 所以我们并不妨碍你。

保 难道我说过这话不成!……

费 只剩有吃饭的问题。谢上帝,我的心还安宁,还没有关心到饥寒。

保 请你赏脸,相信我……

罗 我很喜欢住在这里……舒服得很……

费 你很喜欢,你很舒服,因为你有我伴着你。你爱我。我到了什么地方,你就在什么地方呼吸。

保 费理湘,我的老友!恰是你于我有恩。你安慰我的寂寥。而且,我是一辈子没有出息的。我只希望将来人家在你的传记记载说:“法国新派画家费理湘·俾达利特曾与保罗·诺尔孟做知己的朋友……”唉!我有你做我的朋友,我是怎样骄傲啊!

费 对的,我很有天才!我的前程很大。所欠者……

保 所欠者,乃是现在……

费 还不是……乃是机会。

罗 爱! 机会就来的……

费 我晓得,所以我在胥西等机会,因为今年的夏天,保罗偏高兴到这里来避暑。

保 我很爱这树林!

费 这树林还不坏,但是我所需要的并不恰恰是树林……我是画像的。假使是在特鲁维尔岂不是好? ……也罢! ……

罗 人家在树林里游玩,实在很好。

费 是的……自从这里有了一辆双座脚踏车,倒还有趣。(向保罗)你买的时候,好容易! ……你说你不乘脚踏车,说这个……说那个……现在你看,我们要他很有用处。

保 我因此也就很快乐。

费 你应该常常听我指导。你是一个好少年,然而你是一个骑墙派。你的小家庭留下给你一些年金,你在互助部里得到一个小小的位置^①。呀! ……这一切都小气得很。我呢,我看得很远。

保 各有各的性情。恰恰因为我们的性情不同,所以我们合得来。

费 是的,但是你的性情有令我讨厌的地方。你听我说,你在部里办事……好的……很好。但是,为什么你每天都按时刻到部里去呢? 你喜欢我说你吗? 你这人真是小气……先说你的头目们就讨厌你,因为他们常常迟到,岂不给你形容出他们的毛病来?

保 也许你说得有理。

费 你永远不会高升的。为什么? 因为当人家办理升任的时候,那部长自己说道:“这一个,用不着升他;他天天来,可见他已

^① 互助部大约是假定的名称。

经满意了。”于是他先把那些不来的高升了，因为他自己说：“这几个，如果我不给他们一些好处，他们简直溜走了。”

罗 您怎样回答这个呢？

保 （微笑）没有怎样。

费 你试看我绘画的秘诀。我真的绘画吗？不。我在等候。我有这样的天才，我尽可以画任何的标本……譬如你的头面，并不很能表情！……我可以画成一种杰作！然而决没有人注意。但是，你让我认识了比利时的国王，甚至于只认识了摩那哥的酋长，我把我的调色板拿起来，不消三个月，我就出名了。

罗 呀！将来到了这么一天，我是何等快乐啊！

保 还有我呢！

费 你们很好……你们两个都没有大志气，但是你们为人很好。

第三出

出场人：保罗、费理湘、罗赛德、玉荔。

玉 （入）啤酒来了。

费 很清凉吗？

玉 晚饭前，我已经把瓶子放在水桶里浸过了。（斟啤酒）

保 这倒是一个好主意！

罗 我给您斟酒好不好？

保 我很乐意，谢谢！

罗 您呢？

费 给我，小乖乖。

保 罗赛德，我为您的爱情祝寿。

罗 保罗先生，我也为您的爱情祝寿。

费 （吸烟斗）世事真是滑稽得很。

保 你笑什么？

费 我在想：我们四个人在这里，都是无名之辈……祝您健康，玉

荔……我不是骄傲的人，我们交杯吧……呃！

保 往后呢？

费 往后，也许二十年后你们三人都回到这里来，你们说：“老费毕竟进了国家学会了！”

保 这才漂亮啊！

费 对了。

保 绿色的衣服与剑子……恰与你相宜。

费 还不坏。我们南方人很会穿礼服。

罗赛德掉过头去，欲哭。

保 （瞧见了）您怎么样了，罗赛德？

费 你哭起来了！

罗 二十年后……他早已忘记了他的罗赛德了……

费 哎呀！……不要伤感吧。

罗 那么，到了那时节，我变成怎么样？

费 放安静些吧，罗赛德……我说这话……但是这并不一定的！

玉 喂，费理湘先生，在您未进国家学会以前，我们再打一圈牌好不好？

费 不，不……快到十一点钟了。这么玩也足够了。

保 我们睡觉去吧。

费 再者，我所以爱住乡下者正在乎此，因为可以早些睡觉，早上可以不必起得很早。

玉 （燃烛交给罗赛德）姑娘，这是您的蜡烛。

罗 谢谢。（上楼）

费 晚安，保罗，我的老友。（吻他的额）

保 说也可笑，你有这怪脾气，每天晚上都吻我的额。

费 这是南方的习惯，很天真，很有情。我很喜欢这样做。

保 那么……

费 （在楼梯上）呀！喂，我想起来了，这是你的信。

保 我的信吗？

费 是的……这是一封给你的信，今天早上到的……我放进了我的衣袋里。这里不是？（把信抛给他）

保 （接信）这很有趣！但愿没有紧急的事情才好。

费 假使有紧要的事，真是出我意料之外了……依封面看来，不像有急事。（再上楼梯，出）

保 （注视信面）这是曼加稣先生——我的副经理——的笔迹……（念那信）明天……他明天来吃中饭……同他的女儿来！这事本该有的……玉荔！

玉 （入）什么事，先生？

保 玉荔，曼加稣府里的人明天来吃中饭。

玉 曼加稣府里的人吗？

保 是的。曼加稣……一个重要的人物……总之，对于我乃是重要……

玉 好，那么，明天我们杀一只兔子。

保 是的……不错……

玉 曼加稣府里的人，一共有几个？

保 （拿着蜡烛）两个……他们一共两人……

玉 合起罗赛德与费理湘先生，一共五人坐席。

保 （把烛吹熄）呀！不行！呸！不要罗赛德……罗赛德是要不得的。（呼唤）费理湘？（向玉荔）我们在正午吃饭……曼加稣先生与我的佛罗丽思……天！……

玉 先生很有不自然的样子。

保 我吗？没有的事……我很安静……很安静……您让我自己在
这里一会儿好不好？

玉 但是，先生，我没有关门。

保 您等一会儿再关吧。

玉 好的，先生。等一会儿您再叫我好了。

保 是的,去吧。

玉 我就去,先生。(出)

第四出

出场人:保罗、费理湘。

保 (呼唤)费理湘!

费的声音 你叫我吗?

保 是的……你来一下子好不好?

费 (只穿着衬衫背心,在回廊里)你搅扰我了……我已经睡去一半了。

保 我有话同你说。

费 什么事?有什么话说?

保 关于这一封信的。

费 你早些看你的信不行吗?

保 刚才你才给我的。

费 也罢……我听你说。

保 不行!你先下来再说。

费 (下楼)你叫我过的生活不是生活,请人家到乡下来住,却叫人家熬夜,真不成话!

保 老友,你我之间,还有什么客气的?……我很麻烦。

费 呃……是的。你的姑母取消了你的承继权了吗?

保 不是的……我明天有客来吃中饭……官场的客。

费 我懂得……我懂得……我们不是正式结过婚的人……我们没有陪官场的客吃饭的权利。好的……我们走了就是了。(呼唤)罗赛德!

罗的声音 我的爱!

费 来!

罗的声音 好的,我的爱!

保 你不疯了？我并不希望你们走！……我尤其是不愿意罗赛德有一点儿伤心……我们设法周全吧……我们大家想法子。

费 也罢……（呼唤）罗赛德！

罗的声音 我的爱！

费 不要来……（向保罗）明天同你吃中饭的官场的客是谁？

保 我的部里的副经理与他的女儿。

费 （不放心地）你的副经理与他的女儿来这里吃中饭吗？

保 是的。

费 保罗！

保 什么？

费 你结婚了！

保 我想是吧。

费 （嚷起来）唉！这到了极点了！

保 但是并没有什么一定不易的啊！

费 你结婚了！唉，十五年的推心置腹的知己，如此就完了！当初，我们在一块儿，很安静，很镇定，有福同享，有忧同分，一个拿着烟斗，一个拿着瘦钱袋，这是很难得的好事……而今有一天你在路上得了一个山鸡……

保 对不起……你不认识她……她是一个美妙的女子。

费 （鄙薄地）对了……她有一份嫁奁。

保 当然啦。

费 当然啦。那么，告别了，费理湘，一切都告别了。人家把背脊向着理想的路，居然结起婚来。

保 不怪我说，你推想错了！你以为这么一来，我们就不能再见面了吗？

费 唉！对不起！我不是把生活的伴侣抛在河边的人。罗赛德不到的地方，我也不到。

保 我会到你们家里去的……

费 我们家里！……我们的家在哪里，现在？

保 你听我说，我有一个错处，我本该即刻告诉了你才是……我早就想要与你说起我的计划了。

费 （不答复他的话）也罢，世事原是如此的！人生往往受些很严的教训，这倒有益处，可以磨炼我们。

保 唉！我料不到我对你宣告我结婚的一天，你会同我吵闹起来的！

费 唉！我并不同您吵闹，保罗·诺尔孟先生！您暗地里顺从着您那小家子的习气。这是您的祖传的守旧的毛病，在您身上乃是一种不可否认的宿命，我真佩服您。（呼唤）罗赛德……

保 请你不要告诉罗赛德吧……

费 罗赛德！

罗的声音 我的爱！

费 来！

罗的声音 但是我已经睡下了。

费 你起来，系上一条裙子就下来吧。

罗的声音 好的，我的爱！

保 费理湘，你使我十分难受。

费 真的吗？

保 你怎么会猜想到我意思不再与你们相见呢？

费 偷偷摸摸地，每月一次吗？不行，先生！

保 没有的事！光朋正大地，常常见面，像昨天，像今天。

费 我不懂。

保 因为，我再说一次，因为你不认识佛罗丽思。她并不是一只山鸡。她很会体贴的人，她预备对于一切我所爱的人们都有很好的友谊。总之，罗赛德不像你的妻子一样吗？等到我结了婚的第二天，你们来看我，我对佛罗丽思说：“这是我的两个